

# 清末油畫——無窮的回味

文·圖/匡霖

中國清代油畫主要有兩大分支——宮廷油畫和清末廣東油畫。前者出於供奉宮廷的西洋畫家和傳教士之手；他們大多本不是著名畫家，並受到宮廷氛圍的制約，很少有優秀的油畫作品。後者年代晚一些，是18世紀後半葉至19世紀末的廣東油畫。廣東油畫不但在規模上遠遠超過前者，而且題材更為廣泛，更真實地表現了歷史，優秀畫家的繪畫水準也高於宮廷畫師。廣東油畫曾大規模地出口歐美，西方人稱之為中國貿易畫。由於廣東油畫作為商品出口，又有傳統意識的嚴重排斥，所以有人將廣東畫家稱為畫匠，稱其作品毫無藝術價值。實際上，廣東油畫在其萌芽、形成、發展、商品化以及後來衰落的過程中，歷經百年滄桑，出現過許多傑出的畫家和優秀作品。他們為後人留下的不僅是豐富的藝術財富，也是無可替代的歷史遺產。

本文試圖通過介紹一批未曾見諸報導的清末廣東油畫精品，使讀者更多地了解這一段對於多數美術史學家還很陌生的油畫發展史，了解這些藝術瑰寶，了解它們的作者，瞭解它們所表現的那一個悲壯屈辱的世紀。這些作品，幾乎每一件都蘊涵著一個故事，乃至一段歷史，都有其待以研究的課題。隨



圖1B 被誤認為是耑英的畫像 圖像來自卡爾·克羅斯曼的收藏

著越來越多的歷史繪畫被發現，中國整個油畫史的一半歷程將會更加清晰。

## 一、從肖像畫追蹤卓越畫家

首先介紹一幅繪於西元1800年以前的油畫肖像〈伍國瑩便服像〉（圖1A）。乾

隆49年，伍國瑩（Howqua I 或 Houqua I, 1731-1800）受粵海關監督的委任，開設怡和洋行。嘉慶年間，其子伍秉鑒接手經營，並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伍國瑩便服像〉畫於200年前，目前還不能確定其作者。

（註1）但它的成畫時間比關喬昌（註2）時期早幾十年。世界各國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中，尚未發現能與之媲美的中國油畫肖像畫。之後，關喬昌是當時中國油畫肖像畫家的代表者。關喬昌的代表作有香港美術館、美國皮博迪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 PEM）分別收藏的兩幅關喬昌自畫像和他於1851年在美國波士頓展出的幾幅肖像畫。其中有一幅被認為是耆英的畫像（圖1B），其實是關喬昌臨摹的伍國瑩像。關喬昌改伍國瑩的便服為官服，使其看起來更尊貴。但人物的氣度、面部的刻畫、人物與背景的銜接、筆觸的運用均不如〈伍國瑩便服像〉。真正的〈耆英畫像〉現藏於芬蘭盧立伯紀念館（圖1C）。圖1D〈耆英或奕山像〉，人物待考。19世紀的《倫敦畫報》有其銅板畫，注為葉總督。也有專家認為畫的是林大帥。但是從畫像上的雙眼花翎來判斷，是耆英或奕山的可能性較大。研究中國清代油畫的主流學者們認為，英國畫家錢納利對廣東畫家的影響難以估量，關喬昌是他的高足。可是，關喬昌的活動時期在1820至1855年，在錢納利1825年來到中國之前，關喬昌已得師傅，並有了一定的名氣。也有資料記載，錢納利堅決否認關喬昌是其學生。（註4）並且，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清末油畫，顯然與錢納利很接近以後的印象派的畫風則差異很大。這些都說明錢納利

來到中國之前，中國油畫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而在錢納利來到中國之前，誰是關喬昌的老師，現在還是待解之謎。

史貝霖（Spoilum）被認為是最早為外國人畫像，並同時創作風景和其他題材油畫的中國人。由於史貝霖的藝術年代較早，他的作品留傳下來的也較少。圖2所示的〈美籍船長像〉，很好地運用了西畫透視原理，筆觸嫻熟，色彩明暗對比強。人物的肩和頭部的側面有明顯的光區，嘴角略顯俏皮，這些都是史貝霖早期肖像畫的特徵。



圖3B 〈香港胡府四姨太像〉 布里奇頓皇家美術館藏





圖10A 〈十三行和海珠炮臺〉(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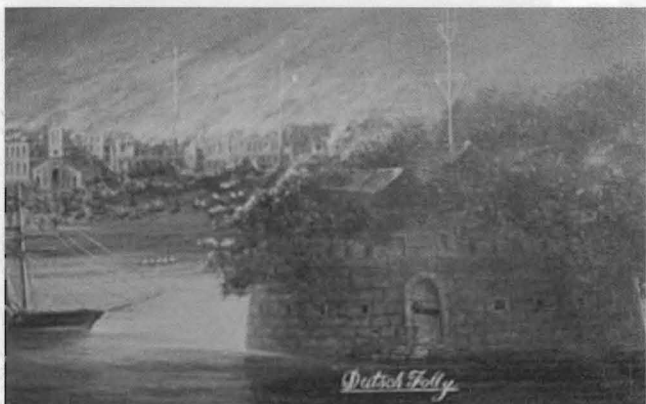


圖10B Sunqua 〈燃燒中的洋行〉(局部, 海珠炮臺) 布面油畫 1856  
Peabody Museum of Salem收藏

卡爾·克羅斯曼(註5)的中國畫家表上列舉了關喬昌、關聯昌等30幾名畫家。近年來，我們又發現了另外三位畫家：福興、佑昌和仁昌。進而我們又可以提出另一個新課題，即喬昌、聯昌、南昌、佑昌和仁昌是否來自同一家族？

圖3A介紹的是4幅象牙水彩畫。在歐洲婦女像(圖3A左上)的背面有「福興」二字。福興的年代尚不詳細，他可能活動於19世紀中期。這4幅畫像框都一樣，氧化程度也相同，說明它們是同一時期的作品。圖3A右下的美女至少存在3幅畫同類作品。英國學者Patrick Cornner稱其為香港“HEXING”的四姨太(註6；圖3B)。香港藝術館稱其為中國貴婦(圖3C)。作者與Cornner談論這些作品時，Cornner認為主人公是典型的中國美女，她的像被畫了2、30年。誰先誰後很難判斷，但最初一定有一個原型。圖3E是另一個版本，在東陵，被定為〈香妃漢服像〉。這可能是一個錯誤。在清朝，不可能隨意將乾隆皇帝的「寵妃」的畫像大量複製、銷售。而且，這些畫像的年代也遠晚於乾隆。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同一題材的作品可能被畫了幾十年，但這並不意味後來的作品就沒有藝術價值了。畫家們通過臨摹學習再創作以獲提高，是正常規律。有時畫家本人也經常重複畫同一題材的作品。比如19世紀法國最傑出的畫家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的〈拾穗〉，除了現存法國巴黎奧塞美術館(Musée d'Orsay, Paris)的那幅成名作外，在世界範圍內，還有其他版本的油畫、素描和版畫10餘幅。這些都是米勒的真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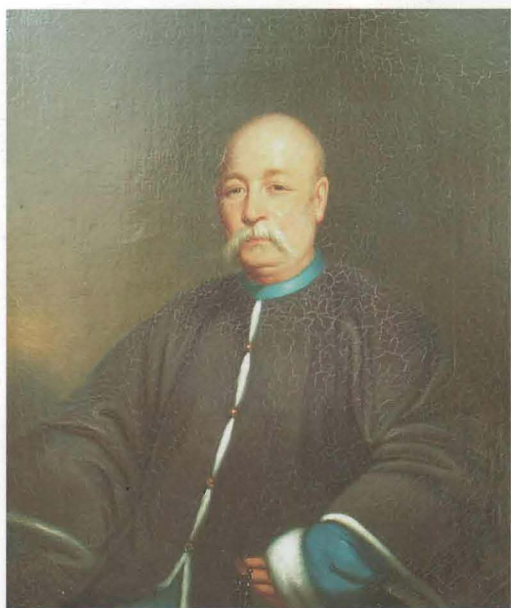


圖1A (佚名) 〈伍國瑩便服像〉 布面油畫 29 x 24 cm  
早於1800年 紫檀木像框



圖1C 〈耆英畫像〉 芬蘭廬立伯紀念館收藏

佑昌和仁昌也是兩位從未有過記載的油畫家。他們畫的〈廣州戰船〉(圖5)，在《歷史的再現》中介紹。清末，還有許許多多的肖像畫的作者未見記載，這說明當時廣東的油畫家很多。清末肖像畫代表了一個多世紀中國油畫的水準。有的畫家得到了世界公認，有的則未能留名於世。隨著一件件油畫被發現，清末油畫對中國油畫史，乃至對整個中國藝術史的貢獻，已越來越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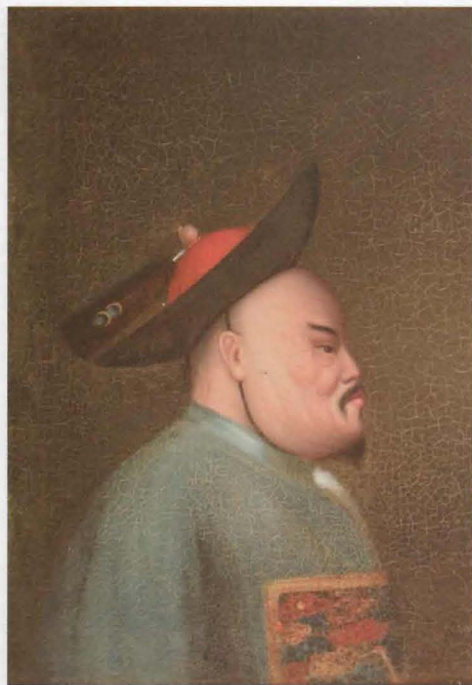


圖1D (佚名) 〈耆英或奕山畫像〉(待考) 布面油畫 32 x 25 cm





圖2 〈美籍船長像〉 象牙油彩畫



圖3A 福興 〈象牙水彩畫〉

## 二、歷史的再現

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某種藝術形式對美術史的貢獻，不僅僅體現於它的藝術成就，而且還體現於其對歷史的貢獻。清末油畫曾經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在此之前，油畫在中國記載極少。在此之後，直至20世紀上半葉，雖然有一批批油畫家留學後回國，並培養了許多美術學生，但這個時期的優秀作品為數仍有限。就寫實歷史、服務歷史這一點而論，清末油畫是歷史的再現。在有些紀念

鴉片戰爭的網站，列舉的大量歷史畫片中很多都注明「該圖為英國隨軍畫師所繪製」。時至今日，中國被侵略的歷史要求助英國隨軍畫師來寫，可見保護和發掘清末油畫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下面列舉一些以戰船（也有漁船）和炮臺為題材的作品。它們表現了中國人民抗擊侵略的不撓意志，傾注了畫家對山河的愛，一段悲壯恥辱的歷史「由畫再現」，讓後人永世不

忘。圖5A〈廣州戰船1〉左邊兩幅的作者是佑昌，圖5B的作者是仁昌。這是虎門要塞備戰寫實畫，戰船扯滿風帆，巡航於波濤中，水師的旗幟迎風飄揚，展現了廣東軍民抗擊侵略的意志。佑昌、仁昌對於透視、明暗的處理和筆觸的運用都很成熟，其畫技並在百年之後的油畫大師們之下。為研究中國清代油畫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圖8〈虎門炮臺和戰船〉（炮臺名稱待考）是一幅難得的歷史題材作品。她再現了當年廣東海防備戰的情景。虎門炮臺雄居珠江口，呈圓臺形。黝黑的炮口伸在射擊孔外，巡視著海面。從炮臺入口左側可以看見4個炮口來判斷，這座炮臺可配置30多門火炮。一艘老式廣州戰船剛剛駛

圖4 中國畫家臨摹的歐洲繪畫 75 x 63 cm



圖3C 〈中國貴婦像〉 香港藝術館藏



圖3D 圖3A右下的少女像



圖3E 東陵 〈香妃漢服像〉





來，落帆，下錨。西方人喜歡的是人物肖像、外國艦船、外國人在華的設施以及中國的風俗和文化題材的作品。這件表現中國防務和備戰的畫能保存到現在，實屬難得。

另一幅油畫，灑滿血淚的〈海珠炮臺〉（圖9），見證了歷史。她不僅是一幅優秀的

藝術品，炮臺上高懸的「海珠」二字，註定了其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她目睹、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永遠讓人感到恥辱的那場戰爭。當年雄偉壯觀的海珠炮臺已不存在，留給後世子孫的只有畫家情感的結晶。第二次鴉片戰爭是英國以所謂「亞羅船事件」為藉口首先發動的。1856年10月25日，英軍攻



圖5A 〈廣州戰船I〉（二對） 布面油畫 約1830-1850年  
23 x 30 cm



圖5B 仁昌 〈廣州戰船II〉 布面油畫 23 x 30 cm  
美國私人收藏



圖6 〈佚名〉 〈廣州戰船III〉（一對） 布面油畫 約1800年 46 x 60 cm



圖7A (佚名) 〈廣州戰船IV〉 布面油畫 約1810年 23×30 cm



圖7B (佚名) 〈廣州戰船V〉 布面油畫 約1870年

佔海珠炮臺，50門大炮全部落入敵手。至此，珠江內河一帶的主要炮臺均被英軍攻佔。10月27日，英軍還利用海珠炮臺的大炮轟擊廣州外城。〈海珠炮臺〉整體布局嚴謹，色彩對比鮮明，將炮臺和樹木，船隻和遠山白雲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空間立體感強，結構層次清晰。用筆既剛勁又細膩，人物點綴恰到好處，是西方藝術與中國文化內涵的有機結合。根據年代和畫的風格來判斷，〈海珠炮臺〉是關喬昌的作品。外國人稱海珠炮臺為「Dutch Folly Fort」。由於海珠炮臺已經不存在了，以及



圖8 (佚名) 〈虎門炮臺和戰船〉 布面油畫 早於1840年 43×59.5 cm





圖9 (傳)關喬昌〈海珠炮臺〉布面油畫 早於1840年 43×59.5 cm

文化和歷史的原因，一些廣州炮臺被稱為海珠炮臺(圖10A；註7)；然實際上並不是，因為圖9、圖10B(註8)中海珠炮臺的臺體呈圓臺型。

除了那些描述中國人民抗擊侵略的作品外，清末還有一些畫家為了賺錢，畫了許多外國艦船(圖11)。據國外文獻記載，Lai Fong(中文姓名不詳)活動於印度港市加爾各答(Calcutta)，主要畫艦船。由於他的畫宣揚和美化帝國主義，畫技屬同時期較好者，因此一些外國機構專門收購他的艦船畫。從這幅畫背面的印可以判斷出Lai Fong也活動於香港。

### 三、文化景觀

圖12〈珠江石拱橋〉是一幅優秀的風景畫。此畫用彩濃郁鮮明，景物分布諧和，刻畫細緻，立體感強。在珠江的一段江叉的轉



圖11 Lai Fong〈橫臥在黃浦灣的英帝國主義軍艦〉布面油畫 約1870年 60×90 cm

彎處，一座三拱石橋橫跨兩岸。橋旁有一戶漁家，兩隻小船正在靠岸，還有兩隻帶篷的大船正欲轉過石橋。江水如鏡，映照著兩岸茂密的樹木。天空的晚霞，抒發著人們對一天來收穫的喜悅。圖13〈鄉間劇場〉沒有署名，與〈海珠炮臺〉是一對。根據畫風和年代來判斷，可能是關喬昌的作品。圖14〈何府〉，畫的是官宦眷屬的居家生活和庭院景觀。其表述的內容與卡爾·克羅斯曼《中國貿易之裝飾藝術》頁157圖71所示煜呱(Youqua)的〈中國庭院〉的風格酷似。框上的紙條字跡多不能辨，但從澳門(Macao)和「1840」的字樣來判斷，此一對畫為煜呱(Youqua)的早期作品。(註9)

圖15A所描述的珠江中流的沙洲島(畫中無炮臺)與河畔相隔約60公尺的水道。該島位置險要，扼珠江咽喉，故兩廣總督阮元於



圖12 (佚名) 〈珠江石拱橋〉 布面油畫 約1820年  
43 × 60 cm




圖13 (傳) 關喬昌 〈鄉間劇場〉 布面油畫 約1840年  
43 × 59.5 cm



圖14 (傳) 煜呱 〈何府〉 (一對) 布面油畫 1840年 43 × 59.5 cm



嘉慶22年(1817)奏准添建大黃滯炮臺(圖15B),又稱車歪炮臺(註10)。圖17〈賽龍舟〉中共畫51名水手。香港美術館的同類藏品為聯昌所作,紙本水彩,畫30幾名水手。在目前發現的關喬昌的油畫作品,幾乎都有關聯昌的同題材的水彩畫。

歷史風雲人物、古戰船和炮臺、廣州風景,一幕幕展現在後人眼前,彷彿是在傾聽清末油畫家們的述說。

(本文作者為藝術史研究者)

※文中所列油畫,凡未注明出處者,均為作者收藏。





圖15A (傳) 史貝霖 〈珠江上的沙洲島〉 布面油畫 約1800年  
45.7 × 60 cm



圖15B (佚名) 〈大黃灣炮臺(車歪炮臺)〉 布面油畫 約1850年

#### 【註釋】

- 註1 〈關於一幅關喬昌臨摹肖像畫的討論〉，《中國油畫》，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第一期。
- 註2 關喬昌（藍呱，林呱，Lam Qua），活躍於1820-1855年。在關喬昌之前，有記載的油畫家有史貝霖（Spoilum），活動時期1765-1805；關作霖（老藍呱），活動時期不確定；阿福（FOIEQUA），活動時期1800-1820）等。
- 註3 張鴻藻最早介紹的〈耆英畫像〉，登載於臺灣《故宮文物》，2002年，第二十卷第七期，頁96-97。本文所用的彩色照片由芬蘭盧立伯紀念館提供。
- 註4 水天中，〈林呱，關作霖及廣東早期油畫〉，見趙力、余丁編注，《中國油畫文獻》，頁162，湖南美術出版社。
- 註5 卡爾·克羅斯曼（Carl L. Crossman），是研究中國廣東油畫的先驅之一，他的《中國貿易之裝飾藝術》（*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一書，較為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這一時期中國廣東油畫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各個發展階段的代表畫家及其作品。克羅斯曼的成果使許多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人得以起步。本文作者對於耆英畫像的糾正在學習、研究克羅斯曼的成果的基礎之上，將研究繼續。在此更衷心感謝克羅斯曼提供圖1B和圖10B兩幅照片。
- 註6 Patrick Cornner "The China Trade 1600 - 1860" 1986 第56頁圖70中的女子, 1864, Oil on canvas, 84.1 x 66 cm. portrait of the fourth concubine of Hexing (Wo Hing) of Hong Kong... Painted by Master Guan Shicun [alias] Linqua... 1864.
- 註7 Patrick Cornner "The China Trade 1600 - 1860" 1986 第30頁圖24 William Daniell (1769 - 1837), The Hongts at Canton, with the Dutch Folly Fort.
- 註8 圖10B〈燃燒中的洋行〉（局部），the Peabody Museum of Salem收藏，選自克羅斯曼《中國貿易之裝飾藝術》，1990年，頁435。右側標注 Dutsch Folly 處即是海珠炮臺。



圖16 〈從九龍眺望香港〉 布面油畫 錢納利畫風 35 × 58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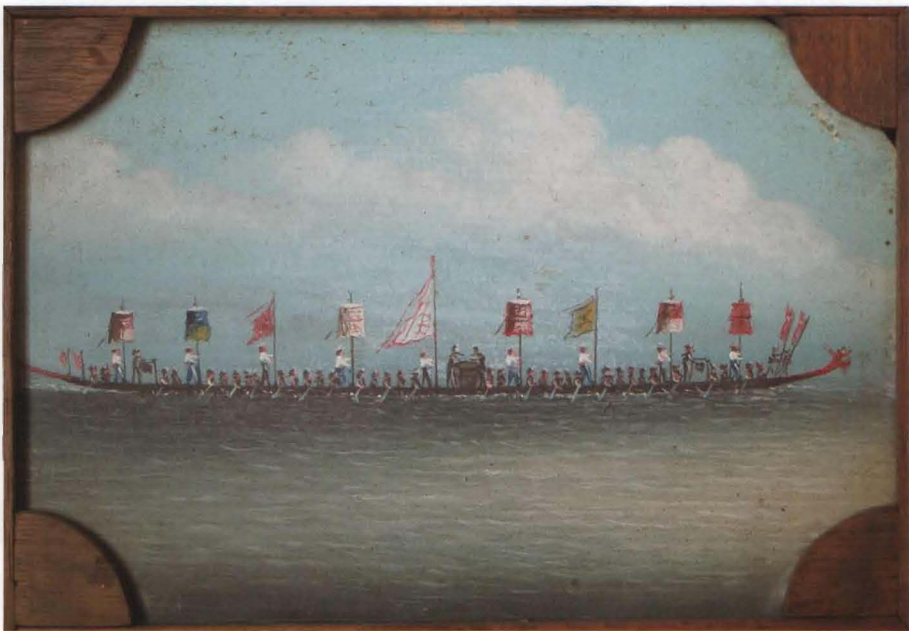


圖17 (傳) 關喬昌 〈賽龍舟〉 木板油畫 19.5 × 15 cm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

註9 克羅斯曼的中國畫家表中記載：煜呱1840 - 1870年活動於廣州和香港，未提及煜呱活動於澳門。

註10 廣州荔灣網站 [http://www.lw.gov.cn/smfw/13148/13153/200511/t20051104\\_58015.htm](http://www.lw.gov.cn/smfw/13148/13153/200511/t20051104_58015.htm)。